

通志堂經解

1411
385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

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戴禮史記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為信都大傅戴聖為九江太守趙宋韓元吉敘小戴云蓋自漢興得先儒禮書凡二百

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戴禮虞德篇夫子有昔商老彭之語包氏註

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

志又
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間音開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

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

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

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

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

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

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

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也鼎反

為束

儀禮脯一脰長尺有二寸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脩十脰脯也又周禮膳夫肉脩注疏加

薑桂調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

薄者

禮曲禮下凡執贄與贄同天子堂諸侯主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講也婦人之摯椹榛脯脩棗栗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

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蓋人之有生同具

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
 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
 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
 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偏反於色辭者
 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
 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
 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
 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
 也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

六五九小五世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御尚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
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

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
好上之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此八字爾雅訓釋文又小旻之詩曰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蓋古有是語懼謂敬

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
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
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
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
可以與預音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

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
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
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
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
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
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

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

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

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

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史云三家共攻昭公公居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

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

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怪五

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

拒之箋見十三篇衛君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

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通志堂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

之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

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所爾反爾何怨之有若衛

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

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

自言嘗讀他論

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

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

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

十字誤無疑也。

史記世家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三，乃魯哀公之六年也。自衛反魯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已六十八矣。詩云

學易時年已幾七十者，此也。又案世家云：夫子晚而喜易，作十翼，謂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讀易而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彬矣。○金氏曰：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

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

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余音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之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

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禮扶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

音佩

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

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

去聲明

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

去聲

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

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

式亮反

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宋世譜桓公子

向氏盼向羅上距盼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

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

害己

朱子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

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

平聲

及故疑其有隱

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去聲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韻書繳射曰弋故孟子繳而射之集註亦云以網繫矢繳韻弋箭著之以習禽足謂之繳繳也宿宿鳥○洪氏

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如

獵較音角是也見孟子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

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

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偏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程氏職書未見陳之司敗若楚之司敗見

於文十年宣四年

昭公魯君名稠音疇

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

知禮

左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云云是儀也不可謂禮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

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叢說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之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孟姜之類是也春秋之時同

姓之國雖多昏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為太王長子魯之祖周公為太王之孫昭公娶同姓與禽獸何異却諱而字之曰孟子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上容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音潮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

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去聲下之辭也毛是韻調字註與誅同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曰誅周禮小史掌讀誅是也此引

古人誅辭以明疾病有祈禱之事非以誅為禱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

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

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出儀禮第十三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

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雷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有聲

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

賢偏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

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去聲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泰音王之長上聲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扶又加者也

三讓謂固遜也

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記鄉飲酒云

王倫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

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寔

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

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

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

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

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

季歷娶人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記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

言句者求之發聲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歸之千餘家立

為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至四世孫周章立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夫以泰伯之德

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

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

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

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以致反覆方服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

終下為是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

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

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

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

鄙凡陋也倍與背同音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

三禮圖籩邊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

存省悉升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

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

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

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

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

中則見賢偏反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

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

音教

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

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故能如此○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

人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

鄭玄注年十五已下何晏曰鄭知六尺為十五者以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相校差五年差一尺而知也又韓氏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

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

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毅魚既反

強忍也非弘不能勝

平聲下同

其重非毅無

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臨反可謂遠矣○程子曰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

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而吟

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

興起其好去聲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

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運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

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上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叢說詳註意即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是也語錄云謂如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鍾為羽蓋五音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隔八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為五十四徵三分去一益一商為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為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管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為宮至南呂為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於黃鍾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第生去也第二無射為宮至林鍾為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

二律皆可為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為徵商羽角相繼和去○金氏曰黃鍾為律元三分損二下生呂呂三分益一上生律是為十二律語錄云每聲分為十二等此即禮運疏十二宮各有五聲共六十律也又國語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乃樂之和而聲相連接處兼前共八十四調歌者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八聲為貴也舞者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白虎通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鍾編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埴也革鼓鼗鼙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八音之器為樂也

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壯里反故學者之終所以至

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

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

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

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

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

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

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

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

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

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

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

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

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

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

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釋文狙獼猴狙公養狙官芋橡子三四三升四升也又見莊子齊物篇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

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

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

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

盈吝氣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

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

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偏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偏反也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碌

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雖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

詩之正風正雅周公所定樂歌之辭也按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陵白華華黍之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間之後即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間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化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茲非樂之卒章乎而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者關雎為國風之始也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侗音通
侗音空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

二字出周禮校人註蹄大計反齧倪結反

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遙伯益邢昺疏稷契皆黃學子皋陶字廷堅顛頊之子伯益皇陶子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實照召公奭於沼反散上聲宜生南

宮施隻反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從文王謚劉侍讀以為子

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左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註邑姜武王后太公姜姓又見昭十年註九

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見襄四年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

而服事焉

叢說禹貢五服服內地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

所以為至德也孔

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

虛訝反

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

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語錄

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鞞何晏註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

冕冠也

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貌

以得名司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禹之黻冕則五冕皆是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

旱潦音老者也箋見孟子滕文公上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

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

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

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董仲舒傳孟康注云項案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莊持反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

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圭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

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

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又木鍾集云一眼篋用兩縷今按冕者天子至大夫之祭服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則知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冕如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云則天子至大夫之祭服也書稱康王卿士邦君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蔡氏云以三十升麻為之是也當時夫子猶為大夫故得用麻冕今以緇布冠名之蓋因孔註云冕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之別號而誤耳故三禮圖云語曰麻冕禮也蓋以布衣版上玄下黃取天地之色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此可證其義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

也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興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

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

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
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
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
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去聲
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又按左定六年陽虎侵鄭取匡獻其俘于晉此暴匡之證也然史記注匡宋邑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諸侯稱太宰皆僭也鄭云吳太宰以子貢曾與吳語言洪氏稱宋太宰者以列子仲尼第四云

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之問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

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吾我二字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及太宰叩發動也知我乎吾少也賤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此類皆不可不辨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

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

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

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

眾人皆可與預音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

之謂兩端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

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國語周惠王十五年大史過曰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注鳳之別名顧野王符瑞圖曰昔伏羲氏之王天下

止龍馬出河遂則其文必畫八卦謂之河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反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

達一聞字如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簣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見記檀弓篇子路欲尊夫

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

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

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叢說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子貢以孔

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

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

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

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史索系東屠倭人天鄙為九種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 楚辭辨證駢

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簣矣集註舍上聲者皆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

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 徒玩反

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

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

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

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

一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

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

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籠平聲韻註舉土器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見旅契篇夫子

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端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

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

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修身篇

曾子四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尹氏曰少去聲下同而

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語陸音魚魚據反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

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

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

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下同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平聲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想星反泉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者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縣裝衣之謂○熊氏曰緼泉著出記玉藻云續為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續今之新絲緼今之續及舊絮疏好者為縣惡者為絮語錄云袍謂夾衣有縣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狐貉以狐貉

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之歧反

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佞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故

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

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

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

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

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錘也所以稱如字物而知輕重者

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去聲

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

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

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

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

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

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

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

溺援

平聲

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

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

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

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

去聲

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

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

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

先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侃苦

且反誾魚中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鄉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又曰夫子初仕為

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已下者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

侃剛直也閭閻和悅而諍也

君在跽踏如也與與如也跽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跽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刀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禮卿為

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勃變色貌躩盤辟音壁與變同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襟亦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

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一命作牧九命作伯○饒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實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庫門之外即大庫門之外直闈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南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于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揖左人

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襟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舒音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闌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

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見記曲禮謝

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饒氏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

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接闌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丙音之間人君宁仲呂反立之處所謂

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註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

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摠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

去地尺曲禮兩手摠衣去齊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迭音失容也屏丙音藏

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三字出玉藻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跽

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字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勝平聲躡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共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註子守穀梁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又聘義還圭璋疏賓將去君使卿就賓館還其聘圭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如不勝執圭器執輕

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

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

也躡躡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反禮玉藻

執龜玉舉前曳踵躡躡如也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語錄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

以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

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

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來之事疑使

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

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緌絳色三年

之喪以飾練服也考工記五入為緌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如爵顏色也再染以黑則為緌矣緌非絳

色集註因古注而誤饒氏曰檀弓練衣緌緣古注誤以練為緌飾領緣俞絳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

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陟略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

蒙彼縵側救反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縵絺綌之感感者蒙謂加絺綌於裏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妍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先的裘欲其相稱去聲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之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

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略反明衣而寢

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

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音韞音礪之屬亦皆佩也蔡氏曰按玉藻

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韞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韞木燧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襜音積而旁無

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則無襜

積而有殺縫矣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陳定宇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

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一皆在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

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

六字見莊子

遷坐易常處也○此一

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鑿通作鑿即各反糲米一斛春米九斗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

之為膾

出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勝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聶而大齋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切聶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注聶本作攝又作聶皆之涉反

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餛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餛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餛內腐曰敗

二句爾雅文韻

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

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

於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績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短音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

此暗合也後漢陸績傳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績時為興祿

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

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曰母截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詢績母果食肉用將酉各有所

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

此二讀為鯢鯢魚子也以魚子為醬西濡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

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

食如字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去聲人合飲

樂記曰酒食者所以歡合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

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

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温

不多食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

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皆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上各出少許

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語錄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止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

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

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

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

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

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縣

而時儻以索室毆疫

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時儻以索室毆疫

而臨之者

郊特牲注朝服祭服也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

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

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許又理當如此

叢說廢養馬之閑也周禮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馬為

反 阜三阜為繫六繫為廢一廢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曰

圍良馬則匹一人駕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圍師阜有趣馬繫有馭夫馭有僕夫馭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為邦國之閑總計良駑一千二百八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廢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又按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然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凡祭祀服御賓客皆仰於此不知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不知何以有許多馬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

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見天官膳夫鄭注云王日一舉

者殺牲盛饌曰舉授祭授王以祭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

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

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

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出尚書而

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故周禮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祕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

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見子藻篇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句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見曲禮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及后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名昂濟陰人作論語疏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

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

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石經箋見大學或問謂雉鳴也劉聘君

曰嗅當作臭古聞反

聞苦壁反

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豐又

曰橋魚曰須鳥曰臭

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強

上聲

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

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有

遠郊近郊四郊之分周禮縣師掌郊里之地注郊在國之外載師及司勳職遠郊近郊之征役注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小司徒及閭師遂士掌四郊注四郊皆去國百里司馬法云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聘禮注云上公

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郊外之地皆稱野君子謂賢

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史記哀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諫曰孔子賢者

弟子多從之久留陳蔡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如字從於患

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後漢鄭元傳仲尼之門教以四科邢昺疏夫子門徒三千達者

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預音焉故知

十哲世俗論也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權奏四科弟子宜參配專制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此十哲之論所從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朱子或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之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事實也夫子於弟于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家語弟子行篇天獨居思

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官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

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

妻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

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見家語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如孔子卒家語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

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

人之喪嘗脫駟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過舊館人之喪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

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

諸市也記禮云大夫賜命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

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

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金氏曰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

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此處顏淵

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見禮記檀弓篇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

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三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

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

以死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

音悝之難

去聲○左哀十五年衛孔圍取太子蒯聵之姊太子自戚入適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杵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乘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乃文子子伯姬所生子路時為孔悝邑宰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班固幽通賦注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

去聲名藏

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

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改作勞民傷財在於

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琴孔子問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

節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舜彈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然又見說苑蓋其氣

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

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

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于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扶音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二句出禮記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

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左哀十一年季

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冉有聚斂蓋即田賦之事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音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

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

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編反齒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實

可以見其為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墊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王倫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

師也辟辟姐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嘑嘑五旦反

嘑粗俗也傳去聲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

之偏語御音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

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音朝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

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音鐸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平洛下同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
 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
 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
 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
 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左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
 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
 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
 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

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

已邪一本邪作即屬下句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

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夫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

左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僑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

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上聲長於女同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

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上聲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微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又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

侯時見形旬反曰會眾覲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註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覲曰視註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端玄端服章甫禮

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冠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被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郊特牲云夏曰毋追音年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周禮

司儀出接賓曰言小亦謙辭

相贊禮曰相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與子參皆侍孔子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希間去聲歌也作

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音夾之衣單袷二義單是單衣袷是袷衣此時則衣無絮浴盥

管濯也今上已被音拂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袷除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

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沿不察此耳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

通志堂

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

壇音善樹木也

月令有司大雩凡雩天子主上帝諸侯主星辰山川故謂祭天雩大旱之祭也舞雩者巫覡歌舞以求神也後

篇舞雩下古註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疏封土為壇除地為壇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音扶人欲

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

從

七容反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

其日用之常初無舍

上聲去聲已為

人之意而其曾次

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

自見

形旬反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

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

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大音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

之答無貶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

孰能為之大

三十七六

論語集注卷之六

六

祁生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許之即所對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

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洛音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楊子問神篇勝已之私之謂克

已謂身之私欲

通志堂

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
 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
 而本心之德復扶又反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
 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
 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
 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程子曰非理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
 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

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

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通志六書略勿者州里之旗故語錄引說文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

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

行矣事如事事之事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請事斯語顏

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故直以為己

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音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吉凶聲。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去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五故。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反。

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如。

欲惟危，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
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
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
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
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形於外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備乎此者敬可知
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反 魍徒回反 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言以多言而躁故
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
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去聲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
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去聲司
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
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
之大槩語御音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
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
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

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哀十四年宋荆公患桓魋將討之未及魍

先謀公公知之遂攻魍其弟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向魍亦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階門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

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

而強上聲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去聲斷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

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

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

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

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禮是以不能踐

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莊

四十六
陸反翹
蘇路反

論語集註卷六

二十三

欽明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毀人

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

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之寃也毀

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

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

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反

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

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三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論語集註卷六

二十三

通志堂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不レ可レ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彥時勝故為此言

子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音扶棘子

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

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

謂之徹箋見孟子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

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籍以豐財也故有若請但專行

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深

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

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貧暴稅民無藝賈公彥疏藝為準法費出無經而上

下困矣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

景公有馬千馮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

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

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

夫陳氏厚施於國左昭二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

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烏侯辰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

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屋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立太子

左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

音開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鉤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殺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

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公卒兩

相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以兵入公室攻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於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卒子桓立是為成子其後鮑牧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未幾田氏之徒弑簡公於徐州弟平公驚立田桓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桓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夫於平公之所食桓卒子襄子盤立卒子莊子自立卒子太公和立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

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

反丁亂

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

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旬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

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音音以句繹音音奔

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

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

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聲去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

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叛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

臣陽虎所執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

見春秋傳左哀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曰我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什音赴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

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與吉反之將

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音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六書屬會意修

者治平聲而去上聲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聲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亦作抽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反 悉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蚤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知人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錯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一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於之見賢偏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遜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

去聲

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

扶又反

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台二毒反通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

音朔

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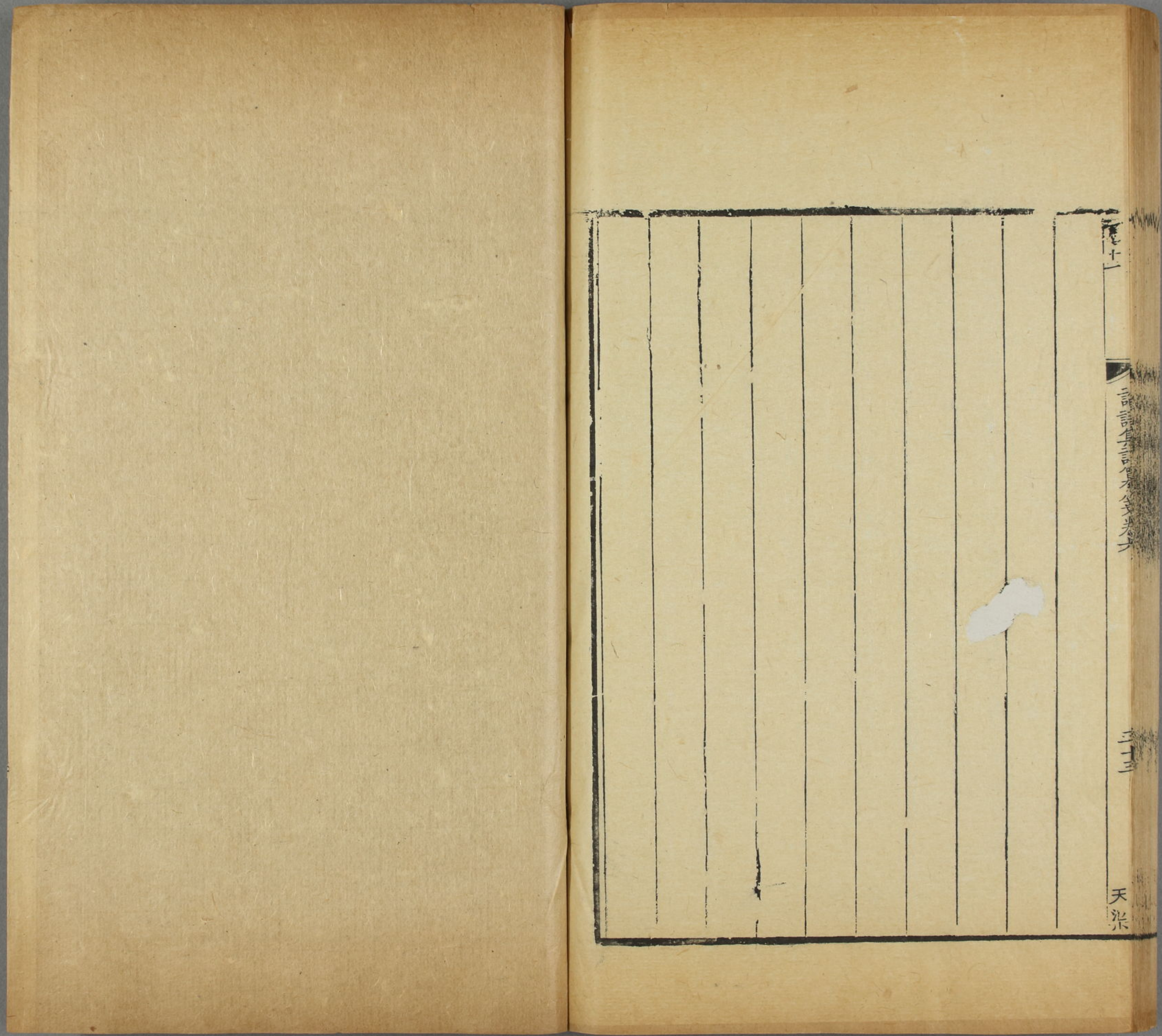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纂笈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十一

言言集言言集言言集

三十三

天光

